

「轟炸機」將軍

徐汝誠二三事

●王健

二〇〇五年元月二十九日，為老

長官徐汝誠將軍逝世十週年，筆者半生服務軍旅，追隨長官不少，但值得深深懷念的長官只有徐汝誠將軍（以下行文便利計，直記名諱），一九六八年以後，徐汝誠退休在家，筆者每週前往晉謁，協助料理私事，因此無話不談，若干秘辛由他口中娓娓道來，彷彿親臨其境，而且他說話從不誇張，十分真實。這些談話我都紀錄下來做成劄記，而今偶翻舊笥，緬懷往事，感觸良深。這十年來，我時常在台北汐止五指山徐的墓園靜坐，如對良師，每每潸然淚下！

轟炸機降落要小心

一九五三年，國軍第一次整編後，筆者調到第六軍軍部第三處，擔任中尉作戰參謀，因為在少尉時就在處裏做過見習參謀，且在幾位老前輩循善誘的指導下，學到很多，再調回處裏已成為熟手，而且能獨立作業，挑起一部分擔子，當時副軍長李汝和少將是陳副總統的圈內人，對筆者特別青睞，若干私人信件臨時交辦，筆者也全力應付，以求完美，這時軍部移防楊梅，進入師以下對抗演習，計劃作為我全程參與，可以說是個忙人

，這時上級命令派徐汝誠任本軍軍長，佈達回來，處長就笑著告訴我們：

「小心呵！轟炸機降落了！」原來處長是國防部第三廳的參謀，徐任廳長時炸得我們這位處長受不了，才躲到第六軍來，沒想到徐又輾轉調到軍裏來，處長深知其苦，於是托病不出！

徐汝誠蒞任之初，親自到司令部各處室一一巡視，沒有一個單位不挨罵的，他確實精明能幹，深入狀況，任何單位不用簡報，提問題一定找出你的痛腳，於是轟炸一番，但一定找出適當解決辦法，不由你不心服口服，而且責備大官不罵小官。但是上級

受了申誡，下級那有不膽戰心驚的？在楊梅基地那段日子裏，我在處裏是最小的參謀，上面有上校以下的大官，軍長根本不會認識我這小參謀，我落得逍遙自在，一點也不緊張。

策劃尼克森看閱兵

當年十月初，處長喊我到辦公室，習慣性歪歪頭看著我說：「準備資料，隨著軍長到新竹機場策劃六個軍的閱兵分列式！」

我不禁有點膽怯：「還是請一位老大哥帶我去比較好！」他笑了：「中校有胃病，你是知道的，少校都有他們自己的職掌，不能動，上尉嘛！下月就要晉等考試，你不去，誰去？」

我帶了一些資料去見軍長，正好副軍長也坐在旁邊沙發上。敬禮如儀，說明來意，軍長果然怒氣沖沖：「你們處裏參謀都死光了！找一個小鬼來充數」他手一揮：「去！找你們處

長來！」李汝和站起來：「王參謀，你等一下：軍長，這小參謀還管用，帶他去，試試看！」

機場閱兵一共六個軍參加，另外還有裝甲旅，傘兵總隊，我們是主辦單位，一個多月，總算給應付過去，十一月八日正式檢閱，場面壯觀極了，蔣老總統及美國尼克森副總統蒞臨，另有文武百官，還有香港電影明星，全都準時參加，司令台粉刷一新，氣氛華麗莊嚴而隆重，我以主辦人員高坐台上，身邊都是將校級軍官，這一個多月的勞苦總算有了代價，演習圓滿完成，軍長請了一席慰勞，我忝居末席，軍長問我：「你很辛苦，坐在台上看些什麼？」我老實的說：「我仔細看了電影明星周曼華！」全座大笑。

一九五七年四月，徐汝誠任陸官校長，我在六十八師調回母校任學生部隊連長，全校僅一個學生營，這時在校的學生是廿七、廿八、廿九、卅

等四期學生，三個月後我調副營長，校長找我去交代：「我叫營長去受訓，你好好整頓！學生法規要具體可行，營內被服要一一完整無缺，帳料相符。」我利用半年時間參照美國西點軍校學生法規，每晚召集學生代表張宏璽、吳東明、丁善理等人研究，編

成一系列學生法規，全力推行，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及管理大有進步，但是若干顯要高官的子弟，都被淘汰了，結了不少樑子，校長受了不少暗算，當時海、空、政工幹校都師法陸官的作法。但對他個人前程有了妨礙，很多年後大家閒談，他淡淡的說：「談起這些事，對國家、對學校、對學生對得起，其他都不必顧慮了！」他以國家培育人才為重，個人得失為輕，徐的被人尊敬也在於此。

預訓司令的訓練績效

徐汝誠於一九六一年調台中預訓部司令，我也調到司令部訓練處工作

，他全力整頓各訓練中心的新兵訓練，教育器材標準化，營房設施比照美軍標準提昇，尤其對於大專學生暑假期集訓，因為當時集訓位置在坪林，車籠埔等三個新兵訓練中心，地勢太低，容易因颱風侵襲而淹水，決心移到烏日成功嶺基地，首先基地面積不夠，尋到基地後面土地主是丁家，幾經交涉，同意無條件使用土地一百甲，即向上級爭取經費七百萬元，計劃興建學生活動中心，各種體育設施，包括五十米長游泳池，各類球場，二百碼步機槍靶場，改進司令台外觀，劃一學生教材，另增建兩個營的營房，民五十一年七月大專學生暑訓開訓之日，旌旗招展，氣象萬千，懇親的日子，成功嶺萬人雲集，四十年後的今天，還是學生軍訓的聖地，可見主政者遠見是如何的重要！

一 旅赴新疆功垂青史

我和徐談的最多的是新疆，自我

在陸官受訓時，就希望遠戍荒域，有一次又說到邊塞，徐感喟的說：「蔣委員長真是看得遠！一九四〇年，就命令胡宗南長官派我率一個旅進駐酒泉，加強訓練，另有重要任務，一九四二年三月，編成混成旅，在危機四伏中，移師新疆哈密，我隻身去見盛世才，然後進軍北疆，冬季是窮寒冽風，氣溫有零下四十度左右，夏季是黃沙漠漠，一望無際，戍邊苦戰三載，兢兢業業，其間擴編成師，轉戰幸無損失，一九四五年九月，西疆伊犁叛變，星火燎原，叛軍直迫烏魯木齊，郭寄嶠長官急令我移師北上增援，本師千里急行軍，十日內趕到省城，在綏來設戰區前進指揮所，由我兼任主任，指揮前方退回的部隊及本師部隊，據守瑪納斯河，九月中旬，多次向我正面及兩翼猛攻，均被我軍奮勇擊潰，故因兵力不足，不能追擊，但已完成使命，內子卓君及兒女在奇台居住四年，勞苦異常，但享受邊疆風

光，也是一段奇遇！」

徐汝誠的戎行一生，治軍五十年，來台後曾擔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，第六十七軍、第六、第三軍軍長、陸官校長、預訓司令、作戰次長，門生故舊滿台灣，大家公認徐汝誠重賞輕罰，嚴而不苛，工作認真，眼光遠大，是非常卓越的將領。徐家是天主教家庭，父嚴母慈，兄友妹恭，十分和睦，徐在晚年，病於腿疾，徐夫人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夫婦舉案齊眉，令人羨煞，徐夫人目前已回台定居，身健喜樂，信仰虔誠，我們預卜她有一個美好安詳的晚年！

嘉言錄

釋證嚴

- 人的觀念不正，就不能正業，觀念如果偏差，所做的事也會錯誤。
- 人都是求「有」，有就是煩惱。
- 如果有所付出就想有所回報，將會招來煩惱。